



母亲的“开心顺气丸”

刘德凤



母亲感冒了,吃了好些药也不见好。她打电话来冲我发脾气,说药吃了一堆,一点效果也没有。她又说,前两天,明明有了好转的迹象,可今天一早起来,症状突然加重了,咳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吃了药

后,胃又难受,烦死人,真不想活了。听到母亲抱怨,我只得耐心地哄她:“没事啦,‘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’,总要有个过程的。要是老不见好,咱就去正规医院看看,配点中药喝。”

本以为母亲会被我说服,谁知道她的火气更大了:“中药那么难喝,我喝不下去!”母亲像个孩子一样,任性地向我发着脾气。我赶紧改口:“那咱们输液吧,输几天液就好了。”左劝右劝,总算让母亲安下心来。

我请了假,带她去医院检查,又是拍片,又是验血。母亲嫌麻烦,一个劲儿地嚷嚷。我握着她的手,全程陪伴,不敢抱怨一句。在得知没什么大问题之后,母亲才放下心来,变得安静了,一边打吊水,一边闭着眼睛打盹儿。我看着她日渐苍老的面容,突然意识到她已不再是从前那位坚不可摧的母亲。曾经,都是她在为我们遮风挡雨,那时她年轻、身体好,很少生病,现在岁数大了,抵抗力差了。

几天后,母亲的感冒痊愈了。她出门干农活,回来后又给我打电话撒气:“才几天没下地,竟然长出一堆草来。草拔了又长,拔了又长,真是烦死了。”我又好气又好笑。本来早就跟她说过,地给别人种,别再费这个力了,每个月我给她生活费。她却非种不可,常常说荒着可惜,但干活干烦了,又时常忍不住冲我发脾气。不是抱怨有鸟偷吃庄稼,就是抱怨肥料贵,种地不划算。

刚开始,她跟我抱怨的时候,我很不理解。后来想想,我是她唯一可以依赖的人,她不跟我抱怨跟谁抱怨?我渐渐也就习以为常,当她的坏脾气来时,我便像哄小孩一样哄她开心:“没事啦,种地不划算就不划算,反正咱也不指望这个。咱不种了,安心在家喝喝茶,跟邻居聊聊天。”这么一说,她的心情就会好些,不过,地还依然种着,几天后,依然在电话里冲我抱怨,我也依然哄她。我就是她的“开心顺气丸”。

吃“火轮儿”

潘建华



说起“火轮儿”,现在的年轻人压根儿不知道是什么;但那个年代从沧县中学毕业的学生,说起吃“火轮儿”,就有一种亲切感。是“火轮儿”陪着我们完成了学业,度过了人生成长阶段,是“火轮儿”托起了希望,托起了同学们的梦。

“火轮儿”是用玉米面做成的食品,就是双手一捧所围成的形状,二两一个,实心,比较硬。用水和好玉米面,两手捧起一捧,稍微施力,使之成形,在蒸笼中侧立蒸熟,即是“火轮儿”。那时候,白面极少,“火轮儿”就是当时学生的主食。

那个时期,物质匮乏,学校生活水平低,学生生活很艰苦。每日三餐,食堂的主食基本上都是“火轮儿”,且只有中午有一个热菜,一般是由茄子、南瓜或白菜做成的汤菜。

当时,我们都是青少年,活泼爱动,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因此吃得快,消化得快,饿得快。二两一个的“火轮儿”,一个男生一天能吃五六个,真是“半大小子,吃死老子”。特别是在上午第四节课的最后几分钟,我们经常饿得肚子“咕咕”直叫,两只眼睛直往教室外瞟。下课铃声一响,从各个教室里便窜出打饭的值日学生,有的手提着簸箕,有的抬着大桶,争先恐后地奔向食堂。回来时,大桶里的汤菜表面漂着少许油花,簸箕里躺满了结实的“火轮儿”。同学们吃饭如同风扫残云,几个“火轮儿”、一碗汤菜,不一会儿,就会被吃得干干净净,没有一个学生挑食,没有一个学生对伙食说三道四。这一切为的是吃饱,然后好好学习。

学校是学知识的地方,也是一个大家庭。学生来自四面八方,全部住校,过着集体生活。低年级的学生一入校,班主任在学习上老师,教授知识;在生活上像父母,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学们。生活虽然艰苦,但是同学们学习非常用功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“火轮儿”也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然而,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记是非常深刻的,永远抹不掉。

投稿邮箱:fyzh999@126.com

电话:3155679

本地作者请在电子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

图话夕阳

95岁高龄的老人张云山是沧州市的一位离休干部,喜欢养花,且很会管理。这盆五瓣梅在老人的精心管理下,长势很旺,花开不断,很是喜人。

张鸣和 摄



乡村雪韵

魏益君

在我的感觉里,乡村最美的时候,莫过于一场大雪降临之后。只有雪后,才能看到乡村的厚重,也才能领略到雪的神韵。

雪是个神奇的魔法师,把乡野村庄装扮得美妙绝伦,风光绮丽。飘飘洒洒的雪花,把温暖的农家变成一个个美丽的蘑菇,点缀在无垠的雪野。远山近水,一片银白,那是冬的颜色,雪的神韵。

雪的神韵在农家的房檐。雪后天晴,阳光温暖着农家,照耀着农舍,房顶的落雪开始悄然融化。雪水挂满屋檐,

串成晶莹的珠帘。随着气温的下降,雪水最后结成一根根带有螺旋样式的冰柱,装点着温馨的农家。

雪的神韵在村头的树梢。一场雪后,所有的树木都变得臃肿起来。落光了叶子的柳树上,挂满了毛茸茸、亮晶晶的银色枝条,在冬阳下美得耀眼。树下玩耍的孩子晃动一下树干,离枝的雪花就俏皮地扑向玩伴们的肩头和脖颈,孩子们便追跑打闹起来,个个喜笑颜开。

雪的神韵在枯草的叶片。有些花花草草匍匐在地,被雪滋润得没了声息,

而那些硬气的枯草上,却结满了形态各异、晶莹剔透的片状霜雪,如同展翅的蜜蜂、蝴蝶,美得让人忧伤。

雪的神韵是房前屋后那些优美的足印。夜出的猫儿狗儿,不知深浅地跑出门去,于是,雪地上有了最美的痕迹。这印痕如同桃花,如同花瓣,形成了乡村特有的韵味。

每一瓣雪花,都是一种怀乡的情愫。走进乡村,走进乡村的雪韵,去品读一份恬静的冬意吧。



多彩夕阳

这两年,我禁不住好友和同事们撺掇,收集起多年来自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的小说和散文,出版了一本文学作品集《小路弯弯无尽头》。

以前,总以为写书、出书、赠书是作家或名人的事,与我这名文学爱好者无关。后来,我转变了想法,觉得自己出本集子,至少也证明自己曾从事过文字工作。我从事文字工作是从上世纪80年代撰写新闻报道开始的,接

着又喜欢上文学,坚持笔耕不辍,忘情地耕耘在文学的沃土上,偶尔也能有几篇作品在各类报刊上发表。就这样,我从自己的作品中挑选出了近百篇文章,终于有了这本厚厚的、散发着浓郁油墨香的作品集。

这本作品集出版后,我精心做出计划,列出名单,无偿赠书给同事、同学、朋友和亲友。当第一时间把书送给我的启蒙老师时,他却说:“这是你多年的文学

签名赠书

袁守成



创作成果啊。出本书不容易,作为你曾经的老师,我建议你在书的扉页上签名。”我说:“签名?那样是不是有点虚荣啊?”他说:“赠书意味着情谊和缘分,不能这样随便送出去。”我想了想,觉得老师说得对。

然而,当真正签名时,我还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。还好,亲友和同事们拿到我签名的赠书时,都流露出敬意和羡慕之情,且连声祝贺。这让我享受到

了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喜悦。

签名赠书,令我倍感快乐和荣耀。我虽已近花甲之年,但仍有一颗年轻的心,更想借这本书的小小影响力,再结识一些新的朋友,并用这本书作为一个交流平台,了解生活中更深层次的东西。我沿着写作之路走到今天,今后,仍将在这条崎岖而又充满乐趣的文学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,不断完善自我,追求美好。